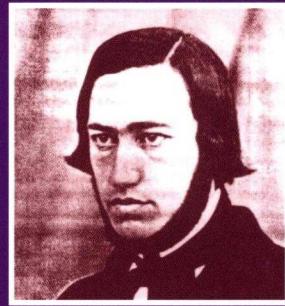


主題：
天國



呈現

韓山明牧師 最後一程



曾福全先生 | 沙田堂

在「韓山明 — 瑞典第一位前往中國的宣教士」一書出版前，大家對韓山明牧師的認識不多，特別對他在世最後一程的資料更少。筆者於去年聖誕夜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旅遊時，特別探訪韓山明牧師哥哥的曾孫，他保留有韓山明牧師所有寄回家中信件的原稿，其中我找到了韓師母在韓山明牧師返回天家後，寫信給他哥哥告訴他有關韓牧師離世的消息，解開了韓山明牧師在世最後一個星期的情況及離世的病因。該信的全文如下：

親愛的艾利斯 (Alexis) :

我懷著忐忑的心執筆通知你，深切的傷痛突如其来地臨到我身上，或者應該是把我壓垮。理由是，我們親愛的山明患病短短的一個星期，便蒙主寵召，返回天家。這是討我們的主喜悅的事，祂那全能的智慧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月初，他寫信給瑞典，提及剛去世的奧古斯德 (Augusta)。對於這一點，他實在有許多話要說。本月6日星期六，就在山明將信寄出的那一天，他嚴重腹瀉，他馬上卧床休息，但他的心跳卻突然升至每分鐘100下。山明叫我請醫生來，經醫生診斷後，認為他的情況不算嚴重。當天下午和第二天，山明的情況稍為好轉，但為了安全起見，他仍然要臥床。

星期一早上，山明如常起床更衣，但我認為他身體仍然虛弱，不宜起床。沒過多久他就再次腹瀉，需再召醫生來。情況就是這樣持續下去，即使有時有跡象令我們感到有點希望，病情卻逐漸惡化。痢疾大概是由星期三發病。醫生認為我們的房子會影響康復，因為我們是住在地面那一層。所以，我們在星期五試圖把山明移至一所較舒適的房子，希望有助他康復。房子座落於宣教士羅存德 (Lobscheid) 居住的那條街上，我們又為他預備了一個寬敞的房間。我們用椅子把他移到那房子，他後來說這樣坐著移動，令他感到自己身體很虛弱。他在房間內臥床休息，但他的痢疾逐漸惡化，直至下午2時，醫生給他處方了一個外敷芥末麵團，又給他注射藥物，他情況平靜了下來，我們又有了新希望。到了晚上，他發高燒，但仍然能入睡，也沒有感到痛楚。高燒持續，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情況轉壞，醫生來到，見他轉為發燒，便略為放心，因他認為發燒是比較容易醫治。醫生給山明服用一些藥丸和其他藥物，並囑咐我們要用溫水沾濕的墊子給他敷上，但卻不見有果效。服用藥丸後，他又沉沉的睡着了，而且一直睡下去。突然，他停止了呼吸 — 一切都完了、沒有希望、沒有痛苦。

當山明沉沉睡着的時候，維多利亞的主教來了。他看來很在意，無法或不想相信他已離開了。他與我們一同禱告，又安慰我們，幾乎令我相信沉睡着的山明會重新得著生命。主對山明另有計劃，即使我們的心碎了，我們也必須相信這是「主的心意和引導」。對山明來說這肯定是最美的事，因為他能夠離開這受苦的幽谷。我心裡的擔子很重，但我卻不想抱怨或失去盼望。可能我也會比預期中更早離世，我已將這些難過的事寫在信件上，又把它們寄出去，我或可以與山明一起安息。

兩星期前，我們二人都寫了信回瑞典。那時候，有誰能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星期日清早，我不



韓山明牧師的故居。

得不埋葬他，因為天氣實在很熱。他的身體因為發燒而沒有降溫，也沒有足夠時間讓我們等候轉機。因此，我不得不讓醫生驗屍，使我可以揮去他有可能被活活埋葬的想法。我也可以藉此機會知道，長期以來困擾著山明右邊身體的痛楚是出於甚麼原因。他這種痛楚大概是從我們搬到這裡後就開始出現的，現在才發現是他分隔內臟的隔膜出了問題。這令他在工作過勞時就會感到痛楚。過去一年，他在寫作時往往因為身體受壓而要站著。每當他告訴我感到不適，我都很憂心。

這裡的人給我很多慰問，因為山明在這裡很受愛戴，但我的痛苦和悲傷卻沒法得著安慰。願神賜我恩典，使我能存活下去！黎力基給我很大幫助。假如他自己康復過來的話，就要接手山明的工作，因為他是最熟悉這一切的人。他們認為我最好盡快離開這裡，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但要帶著兩個小孩子上路並不簡單。

我現在寫了這一封長篇的信給你，或許你也會感到疲累，但對我來說，給你寫信提到我是多麼憂傷，既令我傷心，也令我鬆一口氣，因為我知道你會與我一同分擔我的憂傷。小Minhien似乎已經懂得惦掛爸爸，他很傷心，也經常哭，如果我不接受這事實的話，就根本無法安慰他。有時候，他甚至會用中文說「爸爸死了，他在天堂」。我不知道怎樣把這件令人心碎的事告訴我們親愛的母親才是最好的做法。你告訴她的時候要令她冷靜下來，使她知道山明並不像其他許多宣教士那樣逃跑。相反，在我們看來，他的病不算累人，他亦甚少抱怨自己感到痛楚。我們甚至可以感恩，因為他不用再忍受這種難耐的氣候，也不用再擔起這項沉重艱難的任務。要知道甚麼是應該做、甚麼是不應該做，實在很困難。按照巴色差會的計劃，他是不應留在香港的。但返回內地對我們的生命可能會構成危險，這一點是我們從去年的經驗得知的。他原本應該在復活節期間往布吉去，但因為咽喉發炎而不便演說，所以要黎力基代替他去。按照計劃，山明應該不久就會到布吉，我則要與孩子逗留在這裡一段時間。我們也計劃租住一所房子，但還不是時候。八天前，我們和山明搬到羅存德家裡，現在我仍然住在那裡，大概會直到離開香港為止。他們非常親切，對我們一家照顧有加，相信他們會在我們的旅程和一切的事上盡力幫助我們。只要

找到合適的船，我就會去漢堡或英國。往漢堡的船費用可能較貴，但也較難找到。

如果我仍然生存的話，我會在離開前再寫信給你。小Victor這幾天身體十分不適，我也為此請教過醫生。他會隨著他的爸爸而去嗎？他之前一直都很強壯健康，但在這個艱難的時候，我們全都吃盡苦頭。好了，再見了！

請代問候各位親戚和關心我們的朋友。

深感傷痛的
路易絲

1854年5月19日

(鳴謝信義宗神學院周兆真院長義務將信由瑞典文翻譯為中文。)

後記：

韓師母於1854年7月10日帶同兩子Minhien和Victor乘船返國。11月24日，長子Minhien在船上患痢疾離世(June 1852 - November 1854)；翌年7月底，次子Victor患急性霍亂在她父母的家中離世(January 1854 - July 1855)，再過四天即8月2日，韓師母也因患霍亂而返回天家。韓山明牧師一家為福音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因他的付出，建立了客家教會／崇真會。



韓山明師母之墓。